



# 女儿

□向玉玲

在坡上像一团团移动的云彩。等它们吃饱，再割满一背篓猪草回来。出发前，我要乔装一番，把一本《课堂内外》塞进背篓底下，盖上硬纸板，再放镰刀和猪草叶子打掩护。就这样藏好了我的“宝贝”。

这些书是我的班主任张老师给的。她剪着齐耳的短发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眼角常带着笑。她让我当班长，一当就是六年。发现我爱看书，每个周五放学，她就把我叫到跟前，从办公桌里拿出一摞书：“这周拿这几本回去看，看完了带回来。”

我抱着一摞书，蹦蹦跳跳地跑回家。放羊的时候，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坐下来，从背篓里掏出书，半倚着身子翻看着。羊们散在坡上，低头吃草，偶尔抬起头“咩”一声，又低下头去。风吹过草叶沙沙响，我读着读着就忘了时间。回过神来，天已黑。我赶紧把书塞进背篓，胡乱割几把红苕藤，赶着羊往山下跑。

到家时，母亲站在院坝边，手里拿着锅铲，一看背篓里寥寥的猪草就皱眉：“就这点？猪吃啥？”我低着头不说话，手指绞着衣角。她骂几句，转身去热饭。父亲依旧坐在门槛上抽烟。有一次母亲骂得很狠了，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。父亲才开口说一句，“让她读。读书是好事。”

张老师大概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总变着花样给我发“奖金”——写广播稿奖2元，考试一百分奖5元，年级第一奖20元……我带回家交给母亲，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逢人就说丫头读书厉害。

张老师还常开玩笑：“你这么乖，干脆给我当女儿，我给你出学费。”我把这话学给父母听，父母说：“这是你的福气，要记一辈子。”

小学毕业那年，我在县里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作文，写放羊，写背篓里的书。张老师拿着报纸在班上念，念完眼睛红红的，她奖励了我一支钢笔，一支我后来用了很多年的钢笔。

上了高中，到县城的中学读书，离家远了。但只要回镇上，我都要去张老师家坐坐。有一次聊得太开心，误了回城的大巴。张老师的爱人二话没说，推出摩托车载着我追，一直追到二十几里外的加油站。我上了车，趴在车窗上往后看，他调转摩托车，一个人骑着往回走，背影越来越小，消失在山路的尽头。

考上大学那年，有一天同学喊我：“玲，有你的包裹！”我跑去收发室，看到从老家寄来的小盒子，上面是张老师的字迹。拆开一层又一层，里面是一部手机。对我而言，手机还是稀罕物。

我按下开机键，屏幕亮起来，上面显示着一行字——

“你真是我的好女儿。”

宿舍里很安静。那行字安安静静地躺在屏幕上，轻声细语。小时候的玩笑话，她从未忘记。

参加工作那年，我回到镇上，像张老师当年一样站在了讲台上。

张老师和爱人已退休，搬到城里跟儿子同住，但专程骑着那辆摩托车回来看我。这次他们带了一个MP3播放器，里面存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等经典。张老师说：“累了的时候听听。”

我把MP3攥在手里，点点头。

在镇上教书时，我学着张老师的样子。有个叫晓君的学生，母亲智力欠佳，弟弟全身脑瘫，全靠父亲打零工维生。我帮他申请了国家补助，又在班里发起“变废为宝”活动。孩子们拿矿泉水瓶、废纸等换钱，存进“班级银行”。攒够了，给晓君买了口风琴。他抱着琴，红着眼，没说话。孩子们围着他，一个劲地欢呼。

后来我调到城里，依旧办“班级银行”。城里的孩子把旧书、文具寄给镇上的小学，晓君也在其中。他后来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，给我发了消息报了喜。这时我想到了张老师。我用同城快递给远在重庆的她点了一束花，没有留言。她收到后来发信息：“我就知道是你。”

如今，我在城里教着一群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。他们没见过土墙瓦顶，没放过羊。我给他们讲大山里的女孩，讲张老师，讲那辆追大巴的摩托车，讲那部手机里的字，讲晓君的口风琴。孩子们听着听着，举着手：“老师，我们以后多攒瓶子，多捐书。”“老师，我长大了也要当老师，像你一样。”我摸着他的头笑了。

那部手机早就开不了机了。但那行字，还在。那个播放器里的声音，我偶尔也会听。

山坡上的风，好像一直没有停过。

风里，好像还有人叫我女儿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七小学）



## 赠别

——致高三学子  
□钟其贵

人生，像一列前行的火车  
不断到达又出发  
征途漫漫  
经得起风雨  
才看得见彩虹  
有聚就有散  
且行且歌咏  
归来亦从容  
挥一挥衣袖  
珍重 珍重  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## 因为向往

□邹仁波

小时候我迷恋指南针  
在大雾里跟随人群，朝北  
去一千多米高的明月山  
向往那里波涛涌动的旭日

死死盯着双脚前进的方向  
不敢偏离半步、害怕走入歧途  
内心很虚空，借吼壮胆  
渐渐承认心底的那个我  
与热血男儿的我那个偏旁  
像山洞叮叮咚咚入海的小溪

向往北斗星和北极星的缠绵  
第一次知道真北与磁北  
偏差通常是几度  
爱，有多种可能

注：2026年北京市高考小作文以“因为向往”为题写一首小诗  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第一中学校）

## 迎龙遇雨（外一首）

□李猜

该如何向你描述迎龙镇的春天？  
我怕这头的雨，也会淋湿那头的你

春风凭空暖了些，更暖了些  
山花随意开了些，再开了些  
我终于没有拨通你的电话

雨水突然多了些，又多了些  
你不在时，我也是这么哭的

## 龙顶有座樱桃园

就算躲得过春天  
也逃不掉被采摘的宿命  
我又心疼起了那些姑娘  
最好看的，总会被最先摘下  
然后吐着籽，想起另一枝头的  
或许会更甜  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）

# 父亲的高考

□晓祎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参加了高考，但那好像也是父亲的一场高考。

父亲中专毕业，因家里条件困难，错过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，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然而我当年的摸底成绩仅有500来分，与理想中的大学遥不可及。然而，父亲却一直在认真筹划。

一天，我突然被他带去参加厂子弟校的考试，说考上的职工子女毕业后可包分配，这是当年的特殊照顾。我懵懵懂懂地问：“考啥子？”父亲也不晓得，父亲同事则惊奇地说：“怎么会来考这个？”

填报志愿是在考试前，父亲和母亲以及家里长辈们动用了所有关系，终于找到一位教育系统的“专家”来指导。提前批次，父亲瞻前顾后，反复考虑后填报了军医大学和师范大学。第一批次，得知B大学学费大幅上涨，计划中的A大学不变，于是父亲果断改为B大学，分析说：“今年B大学竞争肯定没那么激烈，机会更大。”似乎全然忘了母亲常年生病，家里没啥积蓄的窘境。我倒不太在意，感觉每个学校都很好，却不是500多分的我可以觑觑的，填哪个都一样。在第二批次里，父亲把知名学院修改为普通学院，又在其后的所有批次里依样画瓢，填出一份学校名称不太响亮、所在城市规模较小、与班上同学很不相同的志愿。是否服从调剂？父亲说全部要填服从；自费和学费高的更要填，因为分数至少会低10分；再往后的那些，哪怕初中毕业就能报考的学校也要填，一个空都不能留……

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父亲收到第一份喜报。“付师傅，第一名，三门都是满分！”他对报喜的同事们摆了摆手，遮掩不住的幸福却在眼角眉梢间蔓延，连外眼角处的褶子都变成了向上的对号。当然这并不是他的目标，却是一份女儿后面“有书读”

的底气，哪怕当年没有人懂。7月末，当我的名字神奇地出现在学校黑板上的第二行，以高出几十分的成绩被B大学录取时，我仍然懵懂，是我的成绩吗？跟着心脏剧烈绞痛起来：填A大学就好了，母亲每月的劳保工资才一百多块，现在四年下来学费要多出几千块，这是怎样一个天文数字！父亲却非常开心，他当年尘灰满面的生活里难得有几次这样的开心。

跟着是一系列紧张忙碌的准备工作，他像个陀螺一样从里间旋转到外间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火车票要提前买好，开学再买就来不及了，绘图工具也很重要，要选大牌子！箱子买大还是小？衣服怎么准备？日用品呢？这次好多人帮了忙，要请大家吃个饭……”我和母亲都被他逗笑了，家里头一次因为无数琐碎的小事而充满了笑声。

“这是三百元，不够就打电话。”一个月后，父亲陪我报完到就要走，连美丽的校园也没有走遍。

“住宿一天二十，以后再找机会。”八月末的烈日下，父亲提着卸空了的帆布大口袋与我告别，后背上千了又湿的汗渍好像奇形怪状的地图。

回到故乡小城，他会继续在站台上帮姑姑卖熟食，挣那些每一张都沾着油的辛苦钱——一个油饼四毛，一根鸭翅六毛五分。凌晨一

点收摊后，他清点完那些硬币、毛票和其他大小面额的纸币，整理完剩下的食品，在轮子弹跳发出的“哐哐”声中穿过坑坑洼洼的水泥路，擦净车身，搓洗完抹布，把几百斤重的推车锁进库房，在刮着风或飘着雪的暗夜，有或者没有星星的凌晨，裹一身臭汗，蹬半小时自行车回家，第二天清晨，再蹬一小时自行车准时出现在工地。他会再一次拿起他的焊枪和防护面罩，在闪烁飞溅的焊花中把自己定格成一座永恒经典的雕像。不记得他曾经怎样描述过当年那些白天和夜晚，只有一句“下班经过卖冰棍的地方，觉得特别口渴……”在耳边反复回荡。

父亲的高考已过去三十余年，却一直牢牢镌刻在我的心上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